

張恨水
全集

中原豪俠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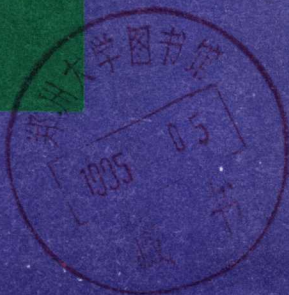


01010435494V 郑州大学图书馆

張恨水
全集

短篇小说 ● 第三十三卷 ●

中原豪侠传



6221/01

(晋)新登字2号

中原豪侠传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¹/₃₂ 印张: 11 字数: 240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78-0748-5

I·726 定价: 平装7.80元
精装9.80元

自序

民国二十三年，我曾作了一次西北旅行。到洛阳的时候，自不免去看看龙门石刻。就在半路上，遇到了三五百便衣队伍，各人背了步枪，领队的人挂着手枪。但并无旗帜，军队不像军队，民众不像民众，好生可疑。后来到了西安，遇到一位厅长胡君，曾问及此事。因为胡君是在豫北当过专员的。他说，这是河南的壮丁队。他们原是民间的结合，作为保护治安用的。全河南省境都有，统计起来，有好几百万人。这几年来，官厅已加以组织与利用，只是官方的力量，还没有深入民间，这支壮丁队，不曾予以主义的熏陶，也不曾予以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不能脱离民间传统的封建思想，而且好谈小忠小义，即近小说上的江湖结交，若想好好地利用，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可惜我（胡君自言）已不在河南作官，不能管这事。而且我觉得以毒攻毒，最好就用通俗教育的手腕，在戏剧小说歌唱上，把他们崇拜的江湖英雄，变为民族英雄，让他们容易接受这教训。足下（指笔者）是作章回小说的，你就是治这种病症的医生，我愿供给你材料，足下其有意乎？当时我笑着慷慨答应了。约了由兰州回来，再作长谈。后来我回到西安，却是匆匆小住，没有续谈这件事。只是我再过河南，又看到两回壮

丁队，而且听到人说，他们的思想，实在不健全。那时，“九一八”事变，已三年之久，国人抗日的意识，也与日俱深。我就深惜着有这样优厚的人力，未能予以利用。虽然那时中日外交尚未反脸，受着日寇的压力，不能明白在华北或中原有抗日武力组织，可是暗地的教育与训练是可以留意的，何况这是现成的局面呢？

旅行之后，我回到北平小歇。曾和我四弟牧野谈及此事，他劝我作一部武侠小说，适应此项观众。我笑着说，我虽作过一两部武侠小说，类似唱老生的戏子，反串武生，透着外行。他就介绍我认识他的国术老师孙先生，告诉了我许多武侠故事。又在我亲戚那里，遇到他的国术老师李三爷，也告诉了我一些材料。于是我就有些底子了，但我还没有开始写这类小说。

民国二十五年，为了日寇势力在平津日彰，且盛传他们有黑名单，对付有抗日思想的报人和文艺人，我便移家南下，住在南京，并办了一张小型的《南京人报》。这报副刊有三种，其中一种系我自编的。我特别卖力，同时撰两个长篇，一篇系《鼓角声中》，系社会小说。另一篇就是这篇《中原豪侠传》。我写这篇小说的最大的原因，就为了上述的起意与利用现成的材料。第二，当时公开的写抗日小说是不可能的，我改为写辛亥革命前夕，暗暗地写些民族意识。也是由华北南下的人，所不免要发泄的苦闷。第三，我也觉得武侠小说，在章回体里，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原来的武侠小说，十之七八，是对读者有毒害的，应当改良一下，我来试试看。第四，那是生意经了，在下层社会爱读武侠小说的还多，我要吸引一部分观众读《南京人报》。这是我坦白的

话。

说到这里，可以扩充来谈谈中国的武侠文字。其由来久矣，周汉社会就有游迁，司马迁为此，还在史记里特撰一篇游侠列传。只是专制时代游侠代表民众说话，是与官方对立的，就有个“侠以武犯禁”的限制。后代史家，思想不如司马那样开阔，也就没有人再作游侠列传。而能载游侠事迹的，除了私人笔记，就只有章回小说了。我们不要看轻这类小说，由《水浒传》至《彭公案》、《施公案》，造成了民间一种极浓厚的侠义思想。但这种小说，限于作者时代的背景，只是提倡小仁小义，甚至杂入奴才思想（如施公案黄天霸之为人），不合现代潮流。而作小说者，正如笔者，不必个个内行，在叙述技击上，渲染了许多神话，因之故事的叙述，也超现实，以致落入幻想。而这种小说，传布民间，将本来好游侠的民众思想，又涂有一种神怪的色彩。渲染复渲染。其好的影响，不过是教民众扶弱锄强，而不好的影响，却是诲盗。远之如流寇，近之如义和团，少不了都是受这类小说一些毒害。我们既不能将武侠小说以及笔记之类，一举焚毁铲光，那就当加以纠正。我自然不配做这样的大事，但我既是一个章回小说匠，在天职上，我也该尽一分力。所以生平写过几篇武侠小说，也都是这一点意思。

有人说，过去的武侠小说，让它自然受淘汰，干脆我们不说武侠，不更好吗？这我不敢苟同。因为武侠这一类人物，中国社会上，实在是有的。不用老远举例，笔者的父亲耕圃公，就是一个懂技击、尚侠义的人物。以我先父为例，他老人家是将门之子，没有民间那套江湖气，也不闹神怪。所以，武侠中人，其实不是小说中口吐白光的怪物。而且他

中原豪侠传

们重然诺，助贫弱，尊师，敦友，造成社会上一种“硕夫廉，懦夫立”的风尚，也未可厚非。罗马希腊的诗歌，许多颂扬当年武士的，即不必有何功能，也未见毒害，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中国是个积弱之邦，鼓动人民尚武精神的文字，在经过时代洗礼之下，似乎只应当提倡，而不应当消灭。

我向来有一种观念，中国人民有几项不必灌输，而自然相传的道德信仰，第一个字是孝，第二个字是侠。孝的信仰，较为普遍，你无论对什么人说他孝父母，都是极大的侮辱，与极严重的指责。侠之一字，却流行于下层阶级，他们每每幻想着有侠客来和他打抱不平，而自己也愿作这样一个人。这种信仰，在现代要囫圇吞枣地应用，当然有商量余地，可是大半是可接受的。孝经一书谈孝之意义甚广，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说着“临阵无勇非孝也。”至于侠的说法，却始终是含糊的传授，含糊的应用，这倒是谈民间思想的人，所可考量的。

中国的侠几乎是和技击不可分开的，因为没有技击术，这个人就无法取得人的信仰而作侠客。所以谈游侠，必定谈技击。我们的技击，是世界所独有的东西。虽然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千里之外，绝无其事。然而飞檐走壁，内功、外功、轻功这些技击术，却实实在在有的。这种人，就是在当今的重庆，你也不难找到。因之用文字形容侠客，就不能不写些技击。而技击不高明也不能胜任侠客之所为。这篇《中原豪侠传》对于技击有许多叙述，其因在此。

有了以上这些复杂的原因，我就在《南京人报》上，每天撰载一段《中原豪侠传》。虽然与胡君所期，专为河南民众写的小说，意义有点不同了，然而也未尽脱那个立意的范

畴。只是在小说发表不久，胡君就逝世了，也就无法再得他要供给的材料，以践我的宿约。这是我一点遗憾。报办到一年多，芦沟桥难作，恰好我也写到了辛亥革命之时。我以一个小书生，自己筹资办报，战事一起，便不能维持，加之我又得了一场重病，不能写文章，于是就把这篇小说结束了。战后入川，办报只成了我的回忆。更也不曾想到这篇小说。去冬“万象周刊”社的编者刘自勤老弟，是《南京人报》同事，居然在朋友那里，翻到几十册该报合订本。把这篇小说，剪贴成书，劝我交该社出版。我自己校阅之下，觉得也还可，就把残缺的地方，补写若干，成了这二十六回的旧稿新书。

关于写的立意及经过，说得已够了。若问故事的本身，那却完全是虚构，我不过利用许多传说聚合在开封一个地方，用秦平生一个主角表现出来。这也是小说匠故伎。应当表明，至于技巧方面，我不便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唯篇中多用倒叙法，以前也有过，却不如这篇几乎全用，却是不得已，用来代替神话的。（武术家之传说，有时也不免有神话，未敢引用）这是一种尝试，附述于末。

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于重庆南温泉北望高茅屋下潜山张恨水序

目 录

自 序

第 一 回	古寺卖书奇人隐负贩	通衢喝彩烈士激同胞	1
第 二 回	儿女子情跃屏惊艳侣	大丈夫事试马说明师	13
第 三 回	冷巷夜行隔墙听醉语	花栏午静小院过芳踪	25
第 四 回	重币卑辞轻车访贱役	狂风暴雨黑夜走奇囚	37
第 五 回	谈笑戏奴才通衢散步	仓皇惊警告飞箭传书	54
第 六 回	聚首倾杯越城夸往事	斩香试剑眩目服精工	67
第 七 回	传钵说奇逢龙游天外	踏青欣幸遇驻马林前	78
第 八 回	陌上遗芳巾美人示意	楼头布幻局座客移形	91
第 九 回	侧帽回廊落魂喧刺客	扬鞭大道慨古论英雄	104
第 十 回	待渡大河送人生远志	回眸隔座品茗鉴芳心	115
第十一回	勾月走单骑窃符救友	空拳入白刃魔敌无人	128
第十二回	枪马任西东援师飞弹	衣巾迷黑白欺敌解围	140
第十三回	闺阁传疑玉人劳局外	乡农受侮怪客入城来	151
第十四回	凤鹤相惊满城迎御史	衣冠不整高座弄庸官	162
第十五回	再起疑团忽亡钦使迹	同欣快举小约菜佣家	176
第十六回	月下狂欢舞钩评绝技	天涯此别停马说奇人	187
第十七回	窗外生风闻声窥角技	书丛留画对影笑传神	203
第十八回	微泄春光拒婚提旧恨	侈谈洋务译述勉前程	214
第十九回	急雨走篷车泥途送信	西风鸣铁马高阁潜踪	227
第二十回	同过郑州旅窗谈大侠	独来华岳岭脊觅高人	240

中原豪侠传

第二十一回	绝顶斜阳喜逢逃世客	荒山冷月险过斗棋亭	251
第二十二回	峭壁洞居烹茶作夜话	平原马到赠剑祝雄图	263
第二十三回	一闪灯光破窗惊剑遁	同干杯酒露臂看刀痕	273
第二十四回	林木参天单骑访古堡	月华满地双影跃高枝	287
第二十五回	一举回天病身惊快事	双枪中的妙手卜前程	300
第二十六回	黄叶庄中看刀布妙局	红鸾烛下举盞庆良缘	318

第一回 古寺卖书奇人隐负贩 通衢喝彩烈士激同胞

武侠这种人，中国各级社会里都会声绘影的传着，加之在小说家的笔下，戏台上戏子的搬演，更把武侠形容得象妖魔鬼怪一样。其实把这两个字拆开来解释，那也是很平淡的事。武是有武力，侠是豪爽之士。累赘一点来解释，他是一种有力气，而且轻财重义，扶弱锄强的人。这样说来，这种人虽是难得，可绝不是人群以外的人，社会上总可以找得出来的。不过作侠客的人，他有扶弱锄强的志趣，不懂武术的人倒是不能胜任。向来说武侠的人，只着重一个武字，忽略了那个侠字，以至于说侠客口里能吐出白光杀人，身体可以在空中飞来飞去。现在我们在小学校读过几天书的人，就有点科学常识，知道人的肉体，绝不能飞，也可以知道人的口里绝不能吐出白光。因之很多人根据这两点，断定武侠这种人，由古到今，完全是捏造的。若是真有这种人，现在国家到了这种样子，他们为什么不替国家出一出力呢？这不但许多人如此想，就是我自己，也这样地想。可是最近十年，我寄寓在北方，因为朋友的介绍，也会到几位武林里面的人，由于他们当面各种表演，果然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所谓内功轻功，有点涉于神妙的所在，却也不假。尤其对于信义两字，非常着重，说武侠实在是有的，却也并不过分。我的四舍弟，他本是学图画的，他感到终日把笔画画，太宁静了，请了一位孙老师来家教他的拳棒。这位孙老师，每逢星

期一三五下午两点钟准到，前后没有差过五分钟。有一天大雨，平地水深一尺，连在家里的人，觉得穿过一个院子，也很不容易，可是孙老师骑了脚踏车，还是准时来到。我们问他，这大雨何必来？他说，下大雨能不作人吗？能不吃饭吗？要作人，要吃饭，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就当做。有了这回事，我更相信他们武林中人，有为人独到之处。偶然得着闲工夫，同两三个武林中人坐在一处喝茶谈天，也就知道了许多武术界的故事。当然，这里面总也不免有些神奇过甚，可是大部分是事实。若是把这几分事实，再加上对倍的描写，又何尝不是一部飞仙传呢？不过作小说的人，也应当守作小说的道德，决不当只图笔下快意，造许多海淫海盗，或者成仙作佛的事来麻醉读者。看小说不必就是有益之事，也不应该让人为此受害。因之我听了许多故事，却始终没有敢写出来。最近我忽然一想，若把他们的传说，偏重于神道意味的，改为一种国家种族思想，那就一切故事整个搬出来了，都加倍有意义了。把小说身价抬高些，也不过是一种文艺品，不是写历史，何必那样认真。因此，我就决定了写这部中原豪侠传。武术界向来带有秘密结社的意味，他们的徒弟，往往不知师傅姓甚名谁？就是知道，也不能向外人胡说。我们作小说的，一知半解，无论实与不实，就更不能秉笔直书。所以这下面的人名地名，有三分真，也有三分假，读者茶余酒后，说起来开开心，也不必去考据凿实。您若是说在下所记，全是谎言，那我也不去强辩，因为小说家者流，根本就是道听途说啦。说了许久，这话从何说起，说的是清朝末季辛亥年。那个时候，国家积弱多年，列强常常嚷着瓜分中国，稍微有心的人，虽不能拿起政权，替国家作

事，却也在民间暗暗布下革命的种子，预备作一番事业。谈到有心人，在这三字上面，就引出了本书的开场人物。

那是十月小阳天气。太阳在天空上照着，又没有什么风，一不飞黄沙，二不冷。汴梁城里的大相国寺，下午一点多钟，正正集合着中下等社会的人，开始热闹。提起这个大相国寺，大有来头，在宋朝就建筑了的。所以水浒传上提到鲁智深上东京，就投奔的是这里。到了后来，成了一个平民市场，颇有点象北平的天桥，南京夫子庙。大相国寺里，茶棚酒馆，戏场，书摊，什么玩意儿全有。在东廊下一片空场子边，有一家大茶馆，人语喧哗，正纷纷地上着人。在茶馆子外，搁着一条宽板凳，凳头上支了一只小木箱子。在箱面上横了许多的白麻绳，夹住了二三十本刻印的小册子。书面上大字印着书名，有朱洪武，风波亭，吴三桂，让台湾，曾国荃打南京这些名目。在箱子上，横直三根竹竿，架了一个小架子。架上横了一方白布，上写大名“郁必来堂”，精印古今故事，每册卖钱十二文。在架子下，郁必来跨凳坐着。看他约莫五十上下年纪，头上戴了软梗黄草帽，上身穿蓝布腰袄，拦腰紧了一根青布带子。长方脸，高鼻子，黑黑的两撇短八字胡子。两只大眼睛，倒是闪闪有光。他左手上举了一本小册子，右手一面指着书，一面向大家唱道：“那崇祯王是个好皇帝，听说是敌兵到忙坐朝堂。有太监忙把那景阳钟来撞呀，满指望文武臣来上本章。谁知道作官的把良心尽丧，一大半早已是暗把敌降。便算是有几个懂得廉耻，一听到外城破，躲躲藏藏。这时候一个个贪生怕死，谁顾得金銮殿有一孤王。打破了景阳钟一臣不到，崇祯帝一摆头两泪汪汪。我太祖逐元胡血战十载，为汉人定下了这锦绣家邦。到

如今各朝臣食禄不报，眼睁睁在一旁坐看国亡。”他唱到了这里，把脚一顿，手一挥，停了书不唱。道着白道：“那崇祯皇上，一看大事不妙，转向后宫。早听得人声大嚷，料是李闯乱兵已快攻皇城。手提了三尺宝剑，寻到十四岁的公主，举剑便砍。”他说着，将手又是一挥，作个劈剑之势。他唱得这般有声有色，早引来了一大群人团团围住，听他向下唱说。他却把书按住，向大家道：“这一段书，唱的是崇祯皇帝吊死煤山，还有吴三桂在山海关请清兵，全卖十二个钱一本，哪位要？”在人丛中有一人答道：“我要。”只这一声，转出来一个人。他头戴瓜皮小帽，正中嵌了一块玉牌，身上穿了枣红绸棉袍，外套一字琵琶襟蓝缎背心，细皮白肉，圆圆脸儿，两只大眼，约莫二十多岁，分明是一位公子哥儿，却不带那瘦怯的模样。这卖唱本的向他看了一眼问道：“少爷，你也买这唱本吗？”那少年后面跟有一个老听差就插言道：“怎么样？你这个唱本子，不卖给我们吗？”那个老头子笑道：“并非我不卖给你们。我想像你们这位少爷，是个读书的人，什么诸子百家的书，不烂熟在胸里头，倒要看我们这小唱本。”那青年笑道：“我听你唱得很好，在大相国寺里，不容易找到你这种人物，你倒是个有心人。”他这一句“有心人”说了出来，却把那老头子的脸色一动，仿佛是吃了一惊。老头子把眼光向那青年周身打量着，看他现出什么样子来。那青年也不曾留意。只见他一会儿工夫，脸上忽然呆板，又忽然微笑，而且他的眼光很快地向箱子上所撑的架子看了一下。那架子上不是有张纸条，写着都必来堂的招牌吗？这个堂名本身就透着奇怪。加上那笔画的粗细，字里头很有分别。郁字是半边的有字粗大，耳边细

弱，必字是中心一撇特粗，来字是下面那个人字粗。留心看去，这里面正含着“有心人”三个字。那青年也就脸上变了颜色，嘴里仿佛微微地哦了一声。就笑问道：“你贵姓是郁吗？”他笑答道：“招牌就是我的姓名。”少年道：“这个唱本，好象书店里还没有刻本出卖，是你自己编的吗？”郁必来笑道：“少爷，假使我能编出这种唱本来，我就不在大相国寺里混饭吃了。”这少爷一面说着话，一面向郁必来脸上手上全都打量过了，便笑道：“你所有的本子，请每样全卖给我一本。”郁必来笑道：“少爷这样光顾我，那是周济我穷人，我感谢不尽。”说着，低了头把箱子里的书本子，一阵乱捡着。捡了一大迭书本，双手捧着，送到那少年面前，笑道：“不成敬意。”少年接过书道：“什么，你要把这许多书全送给我吗？你这种作小本生意的人，恐怕赔蚀不起吧？”郁必来笑道：“一个人要交朋友，就不讲那些了。哈哈！”他又道：“我说了一句交朋友，那有点冒昧，像我这样一个卖唱本的人，够得上同少爷交朋友吗？”那青年笑道：“掌柜的，你说这话，未免小看了我。你不要看我穿了这一身漂亮的衣服，老实告诉你，这不过是我奉了父母之命，这样装扮起来的，因为不这样，不像一个少爷。可是就算扮成了一个少爷，这又值几个大钱一斤？”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郁必来听了这话，向青年看了一眼，两手一拍道：“痛快之至！我倒没有见过这样豪爽的大少爷。”他口里说着话，眼光已是在这位少爷周身上下打量着。他看出来，他那瓜皮帽子下面，正戴的是一条假辫子。那辫子外面剃出来的头皮，和假辫子显分着一条界线。这就笑道：“怪不得你少爷这样大方，原来是出过洋的文明种子。你少爷贵

姓？”那少爷笑道：“我和你一样，在姓名之外，另有一个绰号。你的绰号是有心人，我的绰号是太平生。因为我姓秦，我很不愿意我家里在宋朝出了一个不好的人，我就把姓的下半截改了一改，改成姓泰。可是真要姓泰的话，那就成了旗人。我真要变成了旗人，那是一件笑话。”说着，又跟着打了一个哈哈。他说完了之后，却向郁必来看了一眼，立刻拱了两拱手道：“我并非和你老板开玩笑，这是实话。我因为这个泰字和大字加一点同音，于是乎我再转一个弯，就叫太平生，那意思说，我是太平年间生下来的。”郁必来笑道：“好名字，人总要太平生，太平死。”那听差从一旁插言道：“你这人作生意买卖，也太不会说话。”太平生笑道：“你也特妈妈经，说一个死字，有什么要紧，一个人能望到太平生太平死，那就不错，就怕是还不容易望到呢。”正说着话，却看到庙里的人纷纷向外走动。其中有几个人走得快些，更让人注意了。那老听差倒是肯管闲事，拉住一个走动的人就问出了什么事，那人笑道：“快看去吧，捉到了革命党。”那老仆听了这话，没有什么感觉，太平生的面皮就先红了。便道：“是谁？”老听差道：“哪知道是谁，反正不是什么好人吧？”太平生道：“哪里有许多革命党？我要去看看。”说着，也忘了人家给的那些书本，随了众人就向庙外跑。听差扯了他的衣襟道：“少爷，这有什么可看的，我们回公馆去吧。”他并不理会，只是向庙外走去。

这大相国寺门口，正是汴梁城里一条热闹街市。平生到了门口看时，两旁店铺屋檐下，挨肩擦背的站着看热闹的人。那扎青布包头，身穿青布军衣的人，二三十个人一队，扛了枪由西而东匆匆过去。街上的青衣警察，拿了长圆短棍

子，只是向两旁轰赶闲人。因之那条大街，除了两旁看热闹的，中间倒是闪出了一条长的空当，偶然过来一两个人，也是跑着闪到一边去。大家交头接耳轻轻地说话，并不时地把眼睛向东西两边看了去。这里虽没有很大的威风摆了出来，可是在大家不能大声说话的时候，这街上却暗藏一种杀气似的。恰好天上的太阳，已经收起来了，又是阴惨惨的，带着黄沙刮了几阵风，立刻让人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凄楚。过了一会，有两三个骑马的差官，跑得街道得得作响，扬长而过。那种人，在长袍子外面，罩上一件青羽绫挖云头的马褂，在马褂下挂着一柄绿套子腰刀。头上戴着紫色围帽，在帽后拖了一对喜鹊尾巴，马跑起来，颠得那两撇尾子，一闪一闪的。很可以看出来，这几位差官，是如何得意。但是他们得意，这街上的观众，就透着心慌，虽不说话，把眼睛老远地望着，直望到那几匹马走得全不见了，方才正过眼睛来。可是那几匹马去后，随后又有一群马，风起云涌，由前面跑过。这一群马，不是以前那三个人的样子，两匹马一排，是比着式子来的。那挂腰刀的地方，有的换了皮套子，乃是六轮子手枪。最后几个人是单马了，其中一个蓝开岔袍子，上罩团龙马褂，头上戴了蓝顶子花翎帽。圆圆的一张面孔，嘴上抹了两撇八字须。只见他绷着面皮，两眼朝前直看了去，这官威儿就大了。他过去之后，老百姓又交头接耳一阵。这街上嗡嗡的人语声，到了这时更向下沉寂一些，便是在身边的人说话，也有些听不出来。太平生紧皱了两眉，把两手反背在身后，只管对去的人望着，那衣襟被人连连扯了几扯，回头看时，老听差低声道：“少爷，回去吧。这是杀革命党，仔细受了惊。”太平生将手一拐，把老听差